

英译汉

技巧

新编

毛荣贵 著

Exploration into
New Techniques
of EC Translation

外文出版社

H/315.9
m36a1

英译汉技巧新编

Exploration into New Techniques
of EC Translation

毛荣贵 著



A1072992

外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译汉技巧新编/毛荣贵著.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01. 2

ISBN 7-119-01536-2

I. 英… II. 毛… III. 英语-翻译-基本知识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064 号

外文出版社网址:

<http://www.flp.com.cn>

外文出版社电子信箱:

info@flp.com.cn

sales@flp.com.cn

英译汉技巧新编

作 者 毛荣贵

责任编辑 孙海玉

封面设计 席恒青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68320579(总编室)
(010)68329514/68327211(推广发行部)

印 刷 北京市铁成印刷厂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外文书店

开 本 大 32 开 字 数 280 千字

印 数 8001—13000 册 印 张 11.25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7-119-01536-2/H·1089(外)

定 价 1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Preface

小 序

陆谷孙

记得曾引顾炎武语“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以自诫，为人作序的事确也金盆洗手久矣。无奈余生性软弱，柔从若轻蒲，根治疾患殊不易，就像历“八戒”而犹苦患烟瘾，经人缠邀，这不又乖乖提笔作序了？

不过，替毛荣贵同志这部《英译汉技巧新编》写篇短序，不能说是完全被动的“遵命文学”。我看作者数年如一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的《科技英语学习》月刊上，以“戎判”的谐音笔名，撰文抉要研讨英汉翻译问题，孜孜矻矻，确有剡肾之辛，感动之余，也自愿写几句话，以助文威。

毛荣贵和我都是复旦大学外文系的“产品”（我痴长数届），师长中颇有雅好译事者。如林同济、杨必等位先生。或许是时风使然，当年的译家多是严沧浪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一类的实践家，译笔所至，英蕤窈窕，元气淋漓，但若被问及以何种理论指导实践，则往往语焉不详。杨必先生就说过，她译《名利场》并不需谙习任何理论，只靠文字功力和小说文学的修养，尤与一遍又一遍熟读《红楼梦》有关。传统这东西，往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却又确实存在，延绵不绝以相嬗

于无穷。我本人当上教师以后,业余亦好翻译,而由于师长的言传身教,我也特别看重文字的修养和经验的积累,尝向我的学生进言:不译满一百万字最好勿轻言译事。毛荣贵老弟这本著作,确如他本人所言,是“翻译实践的产物”,是“翻译苦旅”的记录,是经验之谈,看来这与他浸淫于母校的传统有关。

尼采有语:宗师大弟子若背其师,渠也必自成大宗师也。按我的理解,这句话说出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也正是这句话使我看好批评我经验主义倾向和治学方面其他缺点的弟子们。时下,关于建立翻译学这一独立学科(或至少是“亚科学”)的讨论很是活跃,命题繁多,智略深湛。不少有关中西译论比较互补和翻译多元研究(诸如翻译与文化研究、翻译与语言学、翻译与接受美学、翻译与解构主义)的危言耸论,都能迴脱蹊径之外,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使我这样的工匠式译人也要从经验的堆砌中探出头来,呼吸一点清鲜。毛荣贵老弟显然也从形而上的研讨中获益不少,在本书中涉及译论问题多多,可见他是既浸淫于传统又有所超越的。

说到译学问题,学界似尚各存论派之町畦。有人认为作为我国文论组成部分之一的译论多呈感悟式的断想形态,倘与西方主流学术的科学体系和分析话语相比照,缺乏系统性,显见落后;但也有人认为妙远不测的散论正是中国译论的特色,自有其模糊之美,吾人完全可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译学,而不必尊珠若璧,皮附欧美论家。如何做到“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胡适语),有无相生,长短相形,尚有待译界方家探索研讨,自非序跋之类的应酬文字所能述其详者,这篇小序也应该就此打住了。

Introduction

前言

本书四年写成。

首先,本书是教学的产物。

1994年,本人受命担任上海交通大学英语系三年级的英汉翻译课程。当时,唯一可供选择的教材是《英汉翻译教程》。这是一部由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编写的我国高等院校通用翻译教材,1980年9月第一版,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它是教育部“钦定”教材,编写人员都是当时国内译界的知名教授。《英汉翻译教程》的面世,在当时功不可没,它既解了教学的燃眉之急,又对繁荣翻译的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

1980年,大劫初度,春风始拂。

经过十年折腾,国内译界及其翻译教学园地的冰雪尚未尽消融,景色依然萧杀。《英汉翻译教程》的不足与疏漏在所难免。《英汉翻译教程》出版之日,就是面对各方批评之时。与《英汉翻译教程》“商榷”的文章连篇累牍,散见于各地刊物上,字数估计超过了《英汉翻译教程》本身(30万字)。当我走上上海交通大学英语系的翻译讲台,已是90年代中期,此时的译界及高校翻译教学园地已是冬去春来,百花斗妍。《英汉翻译教程》已难以登堂入室。

于是,我决定自编教材,边编边教,边教边编。

我毕业于复旦大学,“回炉”于杭州大学,前后当了8年大学生,而真正求学的时间仅4年耳(这是“文化大革命”造就的奇观)。大学8年,我没有学过翻译。所以,我的“翻译”学历上分明写着两个字:自学。

自编自“演”,宛如摸着石头跋涉过河。个中甘苦,唯自知也。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成了上海交大包图(包兆龙/包玉刚图书馆)和

上海图书馆的座上客,徜徉书海,汗滴书桌。从 Eugene Nida、Noam Chomsky 到 Peter Newmark,从陆殿扬、陆谷孙到钱钟书。我与学生频频对话,征求对翻译课的教学意见,并对教案不断“微调”。

躬耕两载,枝头开始挂果。两届学生反映不错,踏实感衍生信心。1997 年始,我的教案经过加工后在《科技英语学习》(月刊)的“英汉翻译系列讲座”专栏上连载。不久,读者来信纷至沓来,掌声响起。1998 年,《科技英语学习》向全国的读者作问卷调查,征求意见。83% 的读者将“英汉翻译系列讲座”列为《科技英语学习》的“金牌/银牌”栏目。我的老师,复旦大学的杰出教授陆谷孙先生也对这个讲座投了赞成票。

假如,当年我远离翻译课的讲台,也许就没有这本书……

其次,本书是翻译实践的产物。

我国的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经鼓励语文老师亲自动手写文章,他把语文老师写文章生动地比作“下水”。同理,翻译老师也应“下水”,也应常动译笔。

在执教翻译课的过程中,凡是要求学生翻译的内容,我都自己动手先译,反复雕琢,直到满意为止。

“下水”,一举数得。实践在先,上课时纵论横述,常感觉“底气”十足了;学生的佳译常令我双目一亮,慨叹之余,实实在在地品尝到了“教学相长”的滋味。把学生的佳译和我的拙译在课堂上坦然推出,学生向我投来更加尊敬的目光,此外,此举给学生带来不小的心灵撞击,学生的心里扬起了学术进取的风帆。

一位目前在深圳当译员的学生,工作成绩斐然。最近她在给我的 email 里还提及:当年我在课堂上对她的“抬举”,令她在 interview 时“仪态自若”,更重要的是,她对翻译的兴趣被“点燃”后,“一发而不可收拾”。

除了应对上课而伏案翻译之外,平日,我甘当译匠,以译为乐。

1982 年,我发表的处女作就是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 *The Story of a Bad Boy* 的译作。

我珍惜全国各种英语学习期刊举办的翻译竞赛。20 多年来,我没有错过一次机会。

名落孙山而从不言悔。竞赛揭晓,面对获奖译文,我如获至宝,孜孜

研读,复读自己的译文,苦寻舛误,推人及己,有如久旱而逢甘霖。

榜上题名而不敢骄矜。从专家教授们的点评中总可以发现这样那样的败笔,从而认识到一个真理:译文的优拙是相对而言的,世界上不存在 perfect 的译文。

最难忘,是翻译美国当代作家 John Updike 的长篇小说 *Couples*。当我拿到散发油墨清香的《夫妇们》(注:译本《夫妇们》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 1999 年 10 月出版)时,沉甸甸的感觉油然而生。

凝视镜中白霜始现的两鬓,我呆想,其中一半大概是译《夫妇们》译出来的吧。回首那半年,余悸犹在。面对原文,头脑如何发愣,心头如何打颤,思路如何关闭……一切清晰如昨。

那半年,如在荆棘中前行,如在陡坡上攀援。当年武松提着梢棒,独上景阳冈,心中早已设防:山上有“大虫”!而跋涉译林,你就很少有这种心理准备,在你的译笔才“入港”,“译”锋甚健,步入佳境时,冷不防,字里行间窜出一只吊睛白额的拦路虎!

拦路虎名目可谓多矣:有语言的,有文化的,有背景知识的,有百科杂学的,等等。冥思苦想也罢,穷查词典也罢,一概无济于事,何况当时尚无 email 可及时向美国友人请教!

翻阅那半年的日记,但见一纸晦词涩句。它们忠实记录着翻译的无奈和苦涩。当然,其间也闪烁翻译之乐,不过就性质言,那仅属点缀。

所幸的是,这本记录着翻译苦旅的本子,在后来的教学和成书时派了大用场,许多“话题”从中源源派生而来。

假如,我不执译笔,不在译林跋涉,也许就没有这本书……

再次,本书是主编《科技英语学习》的产物。

作为主编,例行公事之一是每月须审读“对照读物”专栏的来稿。少则几篇,多则数十篇。对录用的稿件,还要用心润改。佳译,是一道风景,我成了第一个快乐的读者。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在苦作“嫁衣”,边读边改,边改边读,“包装”完毕,才能付梓。记得有一次一位执教翻译课的大学老师寄来译文一篇,还打来长途电话。听话听音,我听出来,她对自己的翻译水平感觉良好。可是,当我“左顾右盼”,对照阅读之后,发现我的感觉并不那么良好。于是,挥笔修改。修改完毕,我有感而发,乘兴写了

一篇题为“翻译之水喻”的文章。征得她的同意,作为“陪篇”,此文发表在当月的“英汉翻译系列讲座”专栏。

1999年,为纪念《科技英语学习》创刊20周年,在交大出版社的慷慨资助下,《科技英语学习》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英汉翻译竞赛。参赛译作达949份。参赛者热情之高,态度之认真,译作之出色,出乎预料。我既是竞赛的主持之一,又是竞赛的一名学生。且不表从各位评委,特别是陆谷孙先生那里学到了多少,就是夜夜读稿,我也渐成“饱学之士”。

这次竞赛让我对目前全国大专院校学生(包括英语专业及非英语专业的)的翻译水平有了一个鸟瞰。译林中奋发前行的莘莘学子是译苑的未来,成绩可喜可嘉,但是,如何把翻译不仅当作一门科学,而且真正当作一门艺术,在漫漫译途上,不断地发现美,不断地创造美,这是一个目前大学翻译教学、翻译研究如何上层次的课题,一个亟待正视、应该解决的课题。

1999年的翻译竞赛后,“翻译美学”便萦绕于怀,挥之不去。在“英汉翻译系列讲座”的最末两讲,我一抒胸臆,发表了“翻译美学之思考”,作为这个延续了4个年头的讲座的“收场篇”。

假如,我没有担任《科技英语学习》主编的经历,也许就没有这本书……

在本书写作的4年时间内,姚蔷珍、毛竹晨、陈衡、张韧弦、宗玉、吴慧萍、曾忻、陆小鹿以及美国友人 Rosemary Adang, Bill Hofmann, Dorine Houston 等均做了许多工作。赵玮为本书进行了终校。在此,笔者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没有他们的参与,本书能否以现在的模样问世是一个大问题。

4年努力,一朝见书。内心除了欣忭之外,似乎更多的是惶惑,有如当初入翻译课堂一般。限于本人的水平,书中的舛误一定不少,真诚地望广大读者指正、赐教。

毛荣贵

2000岁末

于上海交大东川花苑

Contents

目 录

第一部分

译论浅阐

第一讲	翻译溯源	1
第二讲	翻译中的文化冲击(I)	5
第三讲	翻译中的文化冲击(II)	11
第四讲	思维是语言的脊梁(I)	18
第五讲	思维是语言的脊梁(II)	24
第六讲	该直译时就直译	33

第二部分

译山关隘

第七讲	代词的困惑	42
第八讲	复指,还是预指?	50
第九讲	解剖“麻雀”品位文体	56
第十讲	英语修辞的类别	63
第十一讲	英语修辞的理解	70
第十二讲	英语修辞的翻译	78

第三部分

译技切磋

第十三讲	使用“拐杖”的艺术	85
第十四讲	Metaphor 的翻译(I)	96
第十五讲	Metaphor 的翻译(II)	103
第十六讲	词序与语序	110
第十七讲	谈被动语态	118
第十八讲	形合与意合(I)	126
第十九讲	形合与意合(II)	134

第四部分

译文雕琢

第二十讲	翻译之水喻	141
第二十一讲	“夹生饭”析	150
第二十二讲	“临门一脚”话翻译	165
第二十三讲	看人“翻译”不吃力	172

第五部分

译途偶感

第二十四讲	翻译面面观(I)	185
第二十五讲	翻译面面观(II)	192
第二十六讲	语体犹如四季	199

第六部分

译苑寻幽

第二十七讲	翻译美学之思考(I)	205
第二十八讲	翻译美学之思考(II)	215
第二十九讲	翻译与形象思维	225
第三十讲	翻译与灵感思维	233

第七部分

译林断想

第三十一讲	翻译必有“失”(I)	239
第三十二讲	翻译必有“失”(II)	245
第三十三讲	失于此而得于彼	250
第三十四讲	猜译的艺术	258
第三十五讲	翻译与逻辑	266
第三十六讲	翻译与联想	274
第三十七讲	翻译与语法	287

第八部分

译海拾贝

第三十八讲	Neologisms 的翻译	294
第三十九讲	谈翻译的再创造	302
第四十讲	英语幽默语言的翻译	317

练习参考答案	327
--------	-----

第一讲

翻译溯源

中国的翻译源远流长。最早的传译之事可上溯至西周之前。《礼记·王制》篇里载有：“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寄、象、狄、译都是指通译言语的人。《周礼·秋官》篇说：“掌蛮狄诸国传谕言辞，而属秋官司寇”，“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象胥”即指当时四方译官。东汉时，佛经的翻译曾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文字翻译之滥觞，但据梁启超查考，战国的《越人歌》当是中国最早的译品。《越人歌》的原文、译文与来历载于西汉刘向的《说苑·善说》篇。春秋楚康王之弟鄂君子晰“泛舟于新波”，“有越女拥楫而歌”，鄂君子晰不通越语，嘱人翻译，才知道越女所歌为一首情歌。秦汉之际，北方匈奴崛起。秦汉与匈奴外事频繁，于是，周之“象胥”遂为“译”所代替。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译”的训诂为“传译四夷之言者。”南朝梁代慧皎《高僧传》之三《佛陀什》载：“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译，而法显迁化。”“译”字前加上“翻”字，此为最早的文字记载，以此统指口译和笔译。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的译学曾伴随外国文化与思想的三次大规模输入而形成三个发展高峰。

首先是对佛经的转译。自汉开始，迄于唐宋，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

翻译时期。西汉武帝时张塞出使西域后,中国才知道有佛教。东汉末年安世高始口译《明度五十校计经》。东汉至西晋时期主要佛经译家有安清、支谶、支谦、竺法护等。三国的支谦在《法句经序》中述及了最初的翻译理论:“诸佛典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名物不同,传实不易……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祇难曰:‘佛言,依其义不同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今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者不美。……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梵文佛经行文朴质,而汉文则讲究文饰。佛经翻译是依从梵文的朴质,还是讲求汉语通达的文辞?这里所说的“文”与“质”是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理论争议的一个焦点。从东晋一直到隋的主要佛经译家有鸠摩罗什、佛马大跋陀罗、道安、慧远、真谛、彦琮等。鸠摩罗什主张“依实出华”,为南北朝佛经翻译的意译派开了风气。罗什认为:“改梵为秦,失其藻蔚,显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啰也。”罗什译本,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在当时“众心惬眼,莫不欣赞。”道安主张“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识辞趣耳,何嫌文质”,他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彦琮认为此说“洞入幽微,能究深隐”。他评论历代译人之得失,提出佛经翻译人员需“八备”。自唐贞观至贞元,此为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玄奘是主要的翻译大师,其后又有义净、不空。玄奘在 19 年的时间里译出 74 部、1335 卷、1300 多万字佛教经文。他运用六朝以来偶正奇变的文体,参酌梵文锁连环的方式,形成一种“精严凝重”的翻译文体,在中国译学史上颇具特色。

其次是始于明清两代及以后的西欧科技及文化的引进输入阶段。明末徐光启、李元藻、李天经、王澄等人认识到西方科学的先进性后,立志引进西学,贯通中学,以图最终胜超西学。他们积极参与翻译活动,其中徐光启为佼佼者。清朝在各地专设翻译出版机构,译界代表人物有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与此同时,西方流行的政治学说与文化艺术也以空前的规模在中国得以传介。晚清的严复先后译出《天演论》、《原富》、《群学肆言》等书。晚清时期翻译的国外小说达 400 种,仅 1907 年,翻译的小说就有 80 种。与严复同时代的林纾以文言文译介了英、美、法、德、日等国的小说 180 余种,共计 1200 万字,其中名著占 40 余种。严复在他撰写的《天演论·译例言》中起句便是:“译事三难:信达雅。”一语破的,创制了一条影

响深远的翻译标准。

再次便是五四运动之后的现代阶段。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译介和传播,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得以发展。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他们开始接受并译介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发行,成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译界大事。同时,一大批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郭沫若、鲁迅、瞿秋白、陈独秀等也拿起译笔,推动启蒙运动的发展,先后译介了英国、俄国、法国、美国、日本、印度、挪威、爱尔兰、波兰、丹麦、苏格兰等国的现实主义及其他流派的作品。这些作品的翻译,开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之先河。五四运动以来的70年间,译者如云,宗匠辈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化瑰宝,如《红楼梦》等,被中国人自己译介到世界各地。台湾学者梁实秋所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于1966年在台湾出版。

翻译理论又有了新发展。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于信达雅之外,标举“神似”,别树一帜。60年代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更进一步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应算得入于“化境”。傅雷的“神似”和钱钟书的“化境”标志着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的新发展。文化大革命过后,中国译界又出现了以译介本世纪世界上新出现的文学概念和文学作品为标志的高潮,展现了更加诱人的前景。

Exercise

练习

请将下列文字译成中文：

1. Translation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Eugene A. Nida &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1969)
2. Translation may be defined as follows:
The replacement of textual material in one language (SL) by equivalent textual material in another language (TL)
3. A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as that of the original. A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 (A. F. Tytler: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1791)

第二讲

翻译中的文化冲击(I)

美国杂志 *Reader's Digest* 曾刊登过一篇短文,题目是 *Culture Shock* (《文化冲击》),文章的开头写道:

“You’re go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live? How wonderful? You are really lucky!” Does this sound familiar? Perhaps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said similar things to you when you left home. But does it seem true all the time? Is your life in this new country always wonderful and exciting? Specialists in counseling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say that it is not easy to adjust to life in new culture. They call the feelings which people experience when they come to a new environment culture shock.

《英汉大词典》对 *Culture Shock* 的诠释是:文化冲击;文化震惊,指面临异族文化或生活方式时可能经受到的一种困惑不安的感觉。

据笔者陋见,经受文化冲击,首先指置身于异族文化或生活方式的人,其次,大概就数搞翻译的人了。因为,语言毕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载体,而翻译则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行为。

上文所言“it is not easy to adjust to life in new culture”,其实完全适用于译者。没有执过译笔的人,不知翻译之苦。鲁迅先生曾说:“比如一个名